

咸陽矣纍纍蘭栗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庚者  
西都云秦址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爲墟  
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  
遠甚高彥休闕史云敬之賦五千字唱在人口  
賦內之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  
所誦念牧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模倣楊作也  
彥休者昭宗時人

張蘊古大寶箴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

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附其姓名於文  
藝謝偃傳末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畏而  
未懷其辭挺切而已資治通鑑僅載其畧曰聖  
人受命極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  
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  
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  
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沒沒而闇勿察  
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纁塞耳  
而聽於無聲然此外尚多規正之語如曰惟辟

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  
貢其有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純  
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  
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  
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  
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  
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  
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  
音淫勿謂我尊而慢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

矜已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  
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栗栗用周文  
小心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  
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  
皎皎而清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吾王撥亂  
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  
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  
天下爲公一人有慶其文大抵不凡旣不爲史

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蘊古爲承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爲坐事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爲削之也

### 國初文籍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煬蕩析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錄以今攷之無傳者

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況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爲可歎

### 叙西漢郊祀天地

郊祀合祭分祭之論國朝元豐元祐紹聖中三議之矣莫辯於東坡之立說然其大旨駁當時議臣謂周漢以來皆嘗合祭及謂夏至之日行禮爲不便予固贊美之於四筆矣但熟考漢史

猶爲未盡自高皇帝增秦四時爲五以事天地  
武帝以來至于元成皆郊見甘泉武帝因幸汾  
陰始立后土祠於睢上率歲歲間舉之或隔一  
歲常以正月郊泰畤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  
年初立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罷甘泉  
汾陰之祭元豐祐紹三議皆未嘗及此蓋盛夏  
入廟出郊在漢禮元不然也是以坡公以非議  
者所起故不暇更爲之說似不必深攻合祭爲  
王莽所行庶幾徃復考願不至矛盾當復俟知

禮者折衷之焉

騫騫二字義訓

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  
切注云馬腹繫又虧也今列於禮部韻略下平  
聲二仙中騫虛言切注云飛兒今列於上平聲  
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騰之騫爲軒昂掀  
舉之義非也其字之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閔  
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  
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以其下從鳥則於掀飛

之訓為得此字殆廢於今故東坡山谷亦皆釋  
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作鵬騫傳非其人恐  
騫之類特不暇毛舉深考耳唯韓公和侯協律  
詠筍一聯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騫乃為得  
之此固小學瑣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  
也

### 書魏信陵事

夜讀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  
江縣魏令撫惇嫠魏名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

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留葬  
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  
唯有邑人知予因憶少年寓無錫時從錢仲仲  
大夫借書正得信陵遺集財有詩三十三首祈  
雨文三首信陵以正元元年鮑防下及第為四  
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讀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  
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  
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詳  
味此言其為政無愧於神天可見矣至大中十

一年寄客鄉貢進士姚輦以其文示縣令蕭績  
績輟俸買石刊之樂天十詩作於正元元和之  
際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傳新唐藝文志  
但記詩一卷略無它說非樂天之詩幾於與草  
木俱腐乾道二年歷陽陸同爲望江令得其詩  
於汝陰王廉清爲刊板而致之郡庫但無祈雨  
文也

貢禹朱暉晚達

貢禹壯年仕不遇棄官而歸至元帝初乃召用  
由諫大夫遷光祿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  
有一子年十二則禹入朝時蓋年八十其生子  
時固已七十歲矣竟再遷至御史大夫列於三  
公杜子美云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  
早是不然也朱暉在章帝朝自臨淮太守屏居  
後召拜僕射復爲太守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  
議事不合自繫獄不肯復署議曰行年八十得  
在機密當以死報遂閉口不復言帝意解遷爲  
尚書令至和帝時復諫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

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琵琶行海棠詩

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羨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真爲長安故倡所作予竊疑之唐世法網雖於此爲寬然樂天嘗居禁密且謫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於極彈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它日議其後乎樂天之意直欲攄寫天涯淪落之恨爾東坡謫黃州賦定

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無一話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樂天之意者何必効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

東坡不隨人後

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荅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

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  
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  
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  
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  
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羣父  
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爲  
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  
七命有冲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  
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

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宰  
殆如飛龍搏鵬騫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  
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翮羽者所能窺探其涯  
泐哉於詩亦然樂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  
春坡則曰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杜老云休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坡  
則曰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却戀頭  
鄭谷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  
夜衰坡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



愁又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  
愁正采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無古人於是爲  
至與夫用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之意以爲  
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爲一僧所嗤者有間  
矣

### 元白習制科

白樂天元微之同習制科中第之後白公寄微  
之詩曰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虛擲  
雲霄竊暗闕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策目穿

如札毫鋒銳若錐注云時與微之結集策略之  
目其數至百十各有織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相  
顧輒笑目爲毫錐乃知士子待敵編綴應用自  
唐以來則然毫錐筆之名起於此也

### 門生門下見門生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孫  
知舉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歡宴永日  
書一絕云官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作盛名  
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時人榮之

事見蘇耆開譚錄予以五代登科記考之裴在  
同光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喬孫預焉後  
十年喬孫爲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  
三人茲所書是已喬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  
句云白樂天詩有與諸同年賀座主高侍郎新  
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一篇注云座主於蕭  
尚書下及第予考登科記樂天以正元十六年  
庚辰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實應  
二年癸卯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  
司也

韓蘇杜公叙馬

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  
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  
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齧者飲者洩  
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

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  
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大小八十有  
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  
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韞幹十四馬詩云  
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鬣尾齊一馬任前  
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顙奚官騎且顧前  
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  
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  
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韞生畫馬真是

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韞此詩此  
畫誰當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為布置鋪寫  
則同誦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予雲林繪監  
中有臨本略無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  
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  
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其餘七匹亦殊絕迥  
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  
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其語  
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

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  
幹畫馬毫端有神驂騮老大驪裏清新及四蹄  
雷電一日天地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  
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  
所爲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  
爲作誦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真能使人方  
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牆矣

風災霜旱

慶元四年饒州盛夏中時雨頻降六七月之間

未嘗請禱農家水車龍具倚之於壁父老以爲  
所未見指其西成有秋當倍常歲而低下之田  
遂以潦告餘干安仁乃於八月罹地火之厄地  
火者蓋苗根及心孽虫生之莖幹焦枯如火烈  
烈正古之所謂蠹賊也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  
晚稻未實者皆爲所薄不能復生諸縣多然有  
常產者訐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  
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兩項又云九月正是霜降  
節不足爲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曰九

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史明知不  
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予因記元祐  
五年蘇公守杭日與宰相呂汲公書論浙西災  
傷曰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  
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  
不甚損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  
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閉拒不納老幼相騰  
踐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  
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蘇公及此可謂仁人之言

豈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謂風災所謂旱霜之  
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  
冒濫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  
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  
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  
之上也

容齋五筆卷第七

容齋五筆卷第八 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爲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  
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  
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歲三分已一分  
何況纔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  
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  
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我今欲四  
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

容齋五筆卷第七

容齋五筆卷第八 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爲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  
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  
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歲三分已一分  
何況纔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  
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  
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我今欲四  
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

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為野夫因  
中學鉏穀四十官七品拙官非由它毛鬢早改  
變四十白髮生况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衰病  
四十身嬌癡三歲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  
四十未為老憂傷早衰惡莫學二郎吟太苦纔  
年四十鬢如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為  
重入華陽院病髮愁心四十三巳年四十四又  
為五品官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為郡吏  
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

春爭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頽卧江城鬢髮  
蒼浪牙齒踈不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  
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  
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山舉眼  
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官途氣味已諳盡五  
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學  
爾兄年五十嗟跎始得掌絲綸五十未全老尚  
可且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  
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老枝於君合先退明



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  
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閑行十五春去時  
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  
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為三品官年已五  
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  
過九年艷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  
頭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擬身  
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擬身年六十遊  
春猶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閑今歲

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  
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黠欲何為  
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  
坡輪年開第七秩出指幾多人五十八歸來今  
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  
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歲此生那  
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幾何七  
十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  
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慙愧病來遲且喜同年

滿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貧舊語相傳聊自慰世  
間七十老人稀幡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  
復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希我年幸過之  
白須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時年七十  
一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吾今巳年七十一  
眼昏須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  
卜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且  
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  
春壽及七十五俸露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素

重樂天故間亦効之如龍鍾三十九勞生巳強  
半歲莫日斜時還爲昔人難正引用其語又四  
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  
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  
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窓宿吾年四十九賴此  
一笑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五  
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白髮蒼顏五  
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  
巳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

魂我年六十一頽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吏俯仰六十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翫味莊誦便如閱年譜也

天將富此翁

唐劉仁軌任給事中爲宰相李義府所惡出爲青州刺史及代還欲斥以罪又坐漕船覆沒免官其後百濟叛詔以白衣檢校帶方州刺史仁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果削平遼海白樂天有自題酒庫一篇云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翁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注云劉仁軌詩天將富此翁以一醉爲富也然則唐史以此爲仁軌之語而不言其詩爲未審耳

白公說俸祿

白樂天仕官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波及它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槩見矣因讀其集輒叙而列之其爲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爲左拾遺日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

日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  
盈倉困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  
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杭州刺  
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新宅罷  
郡有餘資爲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  
千石祿敢言貧爲賓客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  
受無虛月嵩洛洪雲水朝廷乞俸錢老宜官冷  
靜貧賴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銜  
依口得俸祿逐身來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

閑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誠貪俸錢厚其如身  
力衰爲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  
我作閑人又問俸厚薄百千隨月至七年爲少  
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  
俸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  
滿困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叙曰歷官  
凡五六祿俸及妻孥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  
形骸僂俛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其它人者  
如陝州王司馬曰公事閑忙同少尹俸錢多少

敵尚書劉夢得罷賓客除秘監祿俸略同日且望揮金賀新命俸錢依舊又如何歎洛陽長水二縣令曰朱紘洛陽官位居青袍長水俸錢貧其將下世有達哉樂天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味其言雖目飲貪泉亦知斟酌矣觀其生涯如是東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不然

### 白居易出位

白居易爲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以必得爲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因是貶江州司馬此唐書本傳語也案是時宰相張弘靖韋貫之弘靖不足道貫之於是爲失矣白集載與楊虞卿書云左降詔下明日而東思欲一陳於左右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體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書籍以來未有

此事苟有所見雖吠畝阜隸之臣不當默默深  
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丞相之氣平明  
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  
與者或語以僞言或陷以非語皆曰丞郎給舍  
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  
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  
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  
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以此獲辜  
頃何如耳況又不以此爲罪名乎白之自述如  
此然則一時指爲出位者不但宰相而已也史  
又曰居易母墜井死而賦新井篇以是左降前  
書所謂不以此爲罪名者是已

醉翁亭記酒經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爲絕  
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  
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云歐陽  
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爲奇特也  
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

吾不能爲退之盡記退之不能爲吾醉公亭記  
此又大妄也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  
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  
墨所能形容今盡載于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  
南方之氓以糯與稭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  
嚼之辣揣之朽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  
麩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  
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麩之精者也米五斗爲  
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

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  
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麩皆澤以  
少水足以散解而均停也釀者必壅按而井泓  
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  
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麩和投  
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  
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  
乃注以酎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  
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筭得

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籩半日取所謂麩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擱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筩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然未易爲俊快者言也

### 白公感石

白樂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竒狀絕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其末云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注與夢得俱典姑蘇而不獲此石又有感石上舊字云太湖石上鑄三字十五年陳結之案陳結之並無所經見全不可曉後觀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一絕句曰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注曰桃葉結之也柳枝樊



素也然後結之之義始明樂天以病面齒柳枝  
故作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  
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因劉夢得  
有戲之之句又荅之云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  
春風捉柳花然其鍾情處竟不能忘如云病共  
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金羈駱馬近貫  
却羅袖柳枝尋放還觴詠罷來賓閣閉笙歌散  
後妓房空皆是也讀之使人悽然

禮部韻略非理

禮部韻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與  
冬清之與青至於隔韻不通用而爲四聲切韻  
之學者必強立說然終爲非是如撰字至列於  
上去三韻中仍義訓不一頃紹興二十年省闈  
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賦予爲參詳官  
有點校試卷官蜀士杜華云簡字韻甚窄若撰  
字必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乃可爾如雜物撰  
德體天地之撰異夫三子者之撰欠伸撰杖屨  
之類皆不可用予以白知舉請揭榜示衆何通

遠諫議初亦難之予曰倘舉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才出八廂邏卒以爲逐舉未嘗有此例即錄以報主者士人滿簾前上請予爲逐一剖析然後退又靜之與靚其義一也而以靜爲上聲靚爲去聲案漢書賈誼服賦澹虓若深淵之靚顏師古注靚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楊雄甘泉賦暗暗靚深注云靚即靜字耳今析入兩音殊爲非理予名雲竹莊之堂曰賞靜取杜詩賞靜憐雲竹之句也守僧居之頻年三易

有道人指曰靜字左傍乃爭字以故不定疊於是撤去元扁而改爲靚云

### 唐臣乞贈祖

唐世贈典唯一品乃及祖餘官只贈父耳而長慶中流澤頗異白居易樂天制集有戶部尚書楊於陵回贈其祖爲吏部郎中祖母崔氏爲郡夫人馬摠准制贈亡父亦請回其祖及祖母散騎常侍張惟素亦然非常制也是特崔植爲相亦有陳情表云亡父嬰甫是臣本生亡伯祐甫臣今

承後嗣襲雖移孝心則在自去年以來累有慶澤凡在朝列再蒙追榮或有陳乞皆許回授臣猥當寵擢而顯揚之命獨未及於先人今請以在身官秩并前後合叙勲封特乞回充追贈則知其時一切之制如此伯兄文惠執政乞以已合轉官回贈高祖既已得旨而爲後省封還固近無此比且失於考引唐時故事也

承習用經語誤

經傳中事實多有轉相祖述而用初不考其訓

故者如邶谷風之時爲淫新昏棄舊室而作其詞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宴安也言安愛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今人乃以初娶爲宴爾非惟於詩意不合且又再娶事豈堪用也抑之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毛公曰訏大也謨謀也猶道也辰時也猶與猷同鄭箋曰猶圖也言大謀定命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如正月始和布政也案此特謂上告下之義今詞臣乃用於制詔以屬臣

下而臣下於表章中亦用之不知其與入告爾  
后之告不侔也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公曰  
誕大也彌終也鄭箋言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  
十月而生案訓彌爲終其義亦未易曉至俾爾  
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旣釋彌爲終又曰酋終也  
頗涉煩複生民凡有八誕字誕寘之隘巷誕寘  
之平林誕寘之寒冰誕實匍匐誕后稷之穡誕  
降嘉種誕我祀如何若悉以誕爲大於義亦不  
通它如誕先登于岸之類新安朱氏以爲發語

之辭是已莆田鄭氏云彌只訓滿謂滿此月耳  
今稱聖節曰降誕曰誕節人相稱曰誕日誕辰  
慶誕皆爲不然但承習膠固無由可革雖東坡  
公亦云仰止誕彌之慶未能免俗書之於此使  
子弟後生輩知之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  
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無下  
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謂拜於堂下而受胙於堂上今人簡牘謝饋者  
輒曰謹已下拜猶未爲甚失若天威不遠顔咫

尺則上四字爲天子設下三字爲人臣設故注  
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今士大夫  
往往於表奏中言違顏或曰咫尺顏咫尺之顏全  
與本指爽戾如用龍顏聖顏天顏之類自無害  
也

### 長慶表章

唐自大曆以河北三鎮爲悍藩所據至元和中  
田弘正以魏歸國長慶初王承元劉總去鎮幽  
於是河北略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元穎王

播以庸相不能建久長之策輕徙田弘正以啓  
王庭湊之亂繆用張弘靖以啓朱克融之亂朝  
廷以諸道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嗣李  
光顏當時名將屯守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  
遂以節鉞授二賊再失河朔訖于唐亡觀一時  
事勢何止可爲痛哭而宰相請上尊號表云陛  
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  
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以謂威  
靈四及請爲神武君臣上下其亦云無羞耻矣

此表乃白居易所作又翰林學士元稹求爲宰相恐裴度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多從中沮壞之度上表極陳其狀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稹怨度欲解其兵柄勸上罷兵未幾拜相居易代作謝表其略云臣遭遇聖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聰合當死責其文過飾非如此居易二表誠爲有玷盛德

### 元白制科

元白習制科其書後分爲四卷命曰策林其策頭策項各二道策尾三道此外曰美謙遜塞人望政必成不勞而理風化澆朴復雍熙感人心之類凡七十五門言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備載於文集云

### 八種經典

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字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

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字攝四生九類  
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  
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壞罪集福淨一  
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  
十字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  
凡一千八百字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  
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字詮自性認  
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字空  
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  
百五十八字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  
六千八百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  
盡矣唐長慶三年蘇州重玄等法華院石壁所  
刻金字經白樂天爲作碑文其叙如此予竊愛  
其簡明潔亮故備錄之

容齋五筆卷第八

容齋五筆卷第九 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頗傲不肯即答者記白  
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踈老慵自  
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  
案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  
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  
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也乃知  
畏於答書其來久矣



容齋五筆卷第八

容齋五筆卷第九 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頗傲不肯即答者記白  
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踈老慵自  
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  
案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  
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  
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也乃知  
畏於答書其來久矣

不能忘情吟

予既書白公鍾情變素於前卷今復見其不能忘情吟一篇尤爲之感歎輒載其文因以自警  
集序云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  
喪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  
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  
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籍在長物中將鬻  
之馬出門驤首反顧素聞馬嘶慘然立見拜婉  
變有辭辭畢涕下予亦愍默不能對且命反袂

飲之酒自飲一盃快吟數十聲聲成文又無定  
句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  
來攬情情動不可枉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  
情吟吟曰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  
羈馬不能言兮長鳴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  
而致辭辭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  
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  
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  
之歌亦可以送主一盃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

素將去其辭也若將去其鳴也或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仰而吟且曰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蹄駱反廐素反閨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棄騅兮而別虞兮乃目素兮素者爲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壘我與爾歸醉鄉去來觀公之文固以遣情釋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一集最後卷故讀之者未必記憶東坡猶以爲柳枝不忍去因劉夢得春盡絮飛之句方知之於是美朝雲之獨留爲之作詩有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語然不及二年而病亡爲可歎也

### 擒鬼章祝文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奉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喃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

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効在於  
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  
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真給事在臨安所刻并  
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  
接憬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却芟去之豈  
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帖真跡獨得其全坡集  
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非是司馬季思知泉  
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  
溫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

寧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爲妄人所誤  
季真季思不能察耳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  
云元豐之末天步爲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  
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  
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略  
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  
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  
爲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而石本  
頗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

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子一人措國於太山之  
安下令於流水之原歲未及期綱紀略定道之  
將行非天而誰天旣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與賢  
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亡也知之者神  
考用之者聖毋馴致其道終於太平永爲宗臣  
與國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柩今莫能攷其所  
以異也

歐公送慧勤詩

國朝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爲喜蓋士

大夫則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則貪舟車南北  
之利後生嬉戲則以紛華盛麗而悅夷攷其實  
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送僧慧勤歸餘杭之詩  
可知矣曰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墻佛屋尤其  
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  
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棄不居棲身客京坊  
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筍比  
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五  
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

客枯粟充飢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枕  
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  
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  
四方觀此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  
之勝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樂三章送  
之歸勤後識東坡爲作詩集序者

### 委蛇字之變

歐公樂郊詩云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逶夷近歲  
丁行佐辨正謂其字參古今之變必有所據予

因其說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  
木於詩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  
從跡也鄭箋委曲自得之兒委於危反蛇音移  
左傳引此句杜注云順貌莊子載齊威公澤中  
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他詩君子偕老委委佗  
佗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者德平易  
也三曰逶迤韓詩釋上文云公正貌說文逶迤  
斜去貌四曰倭遲詩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注歷  
遠之貌五曰倭夷韓詩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

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孫綽天台山賦  
克隳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李善注引韓詩周  
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七曰委移離騷經載  
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委移注雲旗  
委移長也八曰逶移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逶移  
九曰逶蛇後漢費鳳碑君有逶蛇之節十曰螭  
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螭蛇  
李善注螭蛇聲餘詰曲也十一曰逶迤漢逢盛  
碑當逶迤迤立號建基十二曰威夷劉夢得詩  
蛇蛇亦然也則歐公正用韓詩朝佐不暇尋繹  
之爾

### 東不可名園

今人亭館園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東園東  
亭西池南館北榭之類固爲簡雅然有當避就  
處歐陽公作真州東園記最顯案漢書百官表  
將作少府掌治宮室屬官有東園主章注云章  
謂大材也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大匠紹興三

年年予爲省試參詳官主司委出詞科題同院  
或欲以東園主章爲箴予曰君但知漢表耳震  
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温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  
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  
少府其署主作此器董賢傳東園秘器以賜賢  
注引漢舊儀東園秘器作棺若是豈佳處乎同  
院驚謝而退然則以東名園是爲不可予有兩  
園適居東西故扁西爲西園而以東爲東圃蓋  
避此也

一二三與壹貳參同

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  
與參其義皆同鳴鳩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  
不壹也而正文其儀一兮表記節以壹惠注言  
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  
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祠孔廟碑恢崇壹變祝  
睦碑非禮壹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  
得當則與壹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歧注云  
無二賈者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二



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天兩地釋文云參七南  
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則  
三與參通用也九之與久十之與拾百之與栢  
亦然予頃在英州訪鄰人利秀才利新作茅齋  
頗淨潔從子乞名其前有兩高松因爲誦藍田  
壁記命之曰二松其季請曰是使大貳字否坐  
者皆哂蓋其人不知書信口輒言以貽譏笑若  
以古字論之亦未爲失也文惠公名流杯亭曰  
一詠而采借隸法扁爲壹咏讀者多以爲疑顧

第弗深考耳

何恙不已

公孫弘爲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罹霜  
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  
不止也禮部韻略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  
之義蓋旣云罹疾矣不應復云病師古之說甚  
爲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爲貴恙謂輕者  
爲微恙心疾爲心恙風疾爲風恙根著已深無  
由可改

西漢用人元元字

前漢書好用人人字如文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又曰人人自安難動搖元帝紀人人自以得上意食貨志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韓信傳人人自以為得大將曹參傳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張良傳人人自堅叔孫通傳吏人人奉職賈誼傳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楊雄傳人人自以為咎繇鮑宣傳人人牽引所私韓延壽傳人人問以謠俗人人為飲張塞傳人人有

言輕重李尋傳人人自賢王莽傳人人延問嚴安傳人人自以為更生王吉傳人人自制是也後漢書亦間有之如崔駰傳人人有以自優五行志人人莫不畏憲吳漢傳諸將人人多請之申屠剛傳人人懷憂王允傳人人自危荀彧傳人人自安呂強傳諸常侍人人求退是也又元元二字考之六經無所見而兩漢書多用之如前漢文帝紀全天下元元之尸武紀燭幽隱勸元元所以化元元宣紀不忘元元元紀元元元失

望元元何辜元元大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元  
元騷動元元安所歸命成紀元元寃失職者衆  
哀紀元元不贍刑法志罹元元之不逮嚴安傳  
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嚴助傳使元元之民安  
生樂業賈捐之傳保全元元東方朔傳元元之  
民各得其所魏相傳尉安元元唯陛下留神元  
元鮑宣傳爲天牧養元元蕭育傳安元元而已  
康衡薛宣傳哀閔元元王嘉傳憂閔元元谷永  
傳以慰元元之心匈奴傳元元萬民是也後漢

光武紀下爲元元所歸賊害元元元元愁恨惠  
茲元元章紀誠欲元元去末歸本元元未諭深  
元元之愛和紀愛養元元下濟元元順紀元元  
被害質紀元元嬰此困毒桓紀害及元元鄧后  
紀劉毅傳垂恩元元王昌傳元元創痍耿弇傳  
元元叩心郎顛傳弘濟元元貸贍元元曹褒傳  
仁濟元元范升傳元元焉所呼天免元元之急  
鍾離意傳憂念元元何敞傳元元怨恨安濟元  
元楊終傳以濟元元虞詡傳遭元元無妄之災

皇甫規傳平志畢力以慶元元是也予謂元元者民也而上文又言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萬民近於複重矣故顏注或云元元善意也

韓公潮州表

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坐此貶潮州刺史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遜而負罪嬰釁自拘

海島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至於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侔當時李漢輩編定文集惜不能爲之除去東坡自黃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臣昔在常州有田租給饘粥欲望許令常州居住輒叙徐州守河及獲妖賊事庶因功過相除得從所便讀

者謂與韓公相類是不然二表均為歸命君上  
然其情則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實跡而所乞  
不過見地耳且略無一佞詞真為可服

燕賞逢知己

白樂天為河南尹日有荅舒員外云員外游香  
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  
衙慮囚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曰黃菊繁時  
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來謂遣英菴二妓酡顏  
一笑天桃綻清冷秋聲寒玉哀軒騎逶迤棹容

與留連三日不能回白頭老尹府中坐早衙纔  
退暮衙催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同游嵩山歸  
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  
傳歌妓至此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  
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公於彭城  
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  
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坡時以事不  
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  
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